

北京天桥看曲剧

□ 陆小鹿(上海, 白领)

北京天桥可谓“平民乐园”，遍布茶馆酒肆小摊铺，可以买到各式各样有趣的玩意儿，还活跃着各种行当的江湖艺人，老百姓更喜欢去那里听相声、快板、评书、京剧、八角鼓、北京琴书……因此，虽知时移世易，我心里仍有点儿“天桥情结”。

前一阵隆冬时节赴京游，就特地买了张戏票，去天桥艺术中心看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曲剧《我这一辈子》。我提早出发，看到了天桥市民广场上复建后气韵恢弘的四面钟，看到了“老天桥八怪”的雕塑。

《我这一辈子》讲述了一个旧时代小市民的坎坷人生：“我”从小学裱糊匠手艺，

娶妻生子，本想图个安分体面，结果媳妇跟帅哥跑了，手艺也渐渐没了用武之地。改当了巡警，日子还是往下掉。儿子福海为多挣两块钱去了外地，病倒了，“我”花光了最后的积蓄去运灵……故事的演绎方式诙谐幽默，实则是悲剧，既控诉了旧往的黑暗和无奈，也表达了“我”对未来的期盼。

第一次看北京曲剧，备感新鲜。这是北京唯一的地方戏，以“京腔京韵、京弦京鼓”演绎“京人京事”而见长。表演的方式有单唱、对口唱、群唱等等。老舍的作品向来关注北京人，用京腔京调来呈现他的作品具有先天的契合感。事实上，北京曲剧正是由老舍命名的。他曾说：“北

京是曲艺的发祥地，曲艺里数单弦牌子曲最为通俗、最能代表北京的韵味。我看不如拿单弦牌子曲作基调，也就是说，拿拆唱八角鼓做底子，往上头添东西，京韵、梅花、奉调大鼓的音乐都可以加进去，这就是北京的地方戏，我们给他起个名字：曲艺剧。”

舞台上统共八位演员，目测都很年轻，人人说唱身段俱佳。大伙儿都知道从小学戏辛苦，也很难如大明星般发家致富，如今学戏曲的越来越少，很多地方戏种面临失传，所以这些仍坚守在“一线”的小演员们，更显难能可贵。感谢他们让我得以欣赏到北京曲剧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“天桥之夜”。



万象一瞥

□ 柏代华(上海, 高管)

琅勃拉邦机场登机时，想起酒店有免费接机服务，便匆匆发了邮件：我明白须提前一天预订，但此刻登机了才想起。航班一小时后抵达万象，望能派车接机。若不能安排也就算了，我只是碰碰运气罢了，哈哈。到了抵达大厅，四处张望一圈，无人举牌接客。于是上了一辆穿梭巴士，问道：去老挝广场酒店吗？司机应道，五星酒店当然停，买车票吧。

万象有一条宽阔气派的通衢大街，贯穿南北，车流不息。穿过市中心的“老挝凯旋门”，便是游人如织的两座音乐喷泉，此景甚绝。而沿着湄公河畔熙熙攘攘的夜市逛了半天，全是地摊货，除了摊主温和

的笑容，不值一瞥。拐进灯火通明的侧街，找到一家明亮洁净的法式餐厅，老板也是法国人。我们点了奶油蘑菇汤、海鲜意面、水果色拉，盘大量足，一结账，才人民币100元左右。不过，法国老板说，对当地人来讲，这已经很贵了。窗外游人如鲫，店内只有两桌洋人，没有一个老挝食客。我递上信用卡，老板摇摇头，很抱歉，这里所有餐厅都只收现金，只有高级酒店才能刷卡。

果然酒店结账时，前台小伙看了一眼银行卡，一边刷卡一边说，先生，前天下午司机在机场苦苦等了半天，没接到人。我一惊，你们派车接机了？我们实在没发

现啊。小伙说，司机在国际到达出口一直举着牌子。我说，应该是你的同事没理解我邮件里表达的意思，导致接机失败。但司机没有过错，我不能让他耗费了半天时间却一无所得，请在账单上加10美元小费给他。前台微笑道，这违反酒店规矩，再说您也确实无须补偿，显然是我同事的问题。我夸道，在万象待了短短两天，印象最深的有两点，你们的温馨待客之道，还有凯旋门的音乐喷泉。小伙笑道，喷泉是中国出资建造的，那里还有座纪念碑，感谢中国的慷慨。

我定神一想，不由豪气上涌。这是一种实力吧。

